



月光城 小说

姜阁里的歌声

董改正

“我又梦见了姜阁，我的日子应该是不多了。我要回去看看……”

“现在是冬天，姜都下市了……”

“去吧！”

几双眸子相视，点头。

“去吧。”

飞机的银翅掠过海峡那窄窄的天空，七十六年的时光在高速的挤压中变形，如灿烂的星辉扑面而来。他听见了自己的稚言稚语，在时空的旷野里嘹亮：“爸爸，我们做一个姜阁吧，我喜欢在雪天的姜阁里唱歌。”

他似乎看到了他年轻英俊的父亲，蹙着修长的剑眉，冷峻的目光此刻柔软。父亲弯下腰，抚摸着柔顺的头发，轻声说道：“这儿是亚热带季风气候，用不着姜阁啊！我们会回去的，会回去的……”

他仿佛看到姜姑了，她的大眼睛尽是江南，波光潋滟。她总是那么羞涩，未语脸先红，可一旦开口唱起，她就不是她了。最后那个冬天，雪把天地都下得连在一起了。这年他十五，她十四，他踩着她的脚印走向姜阁。她的脚印小，像一朵小小的花。每一步，他都是轻轻放上去，就像在印合一个密码，每合一次，他的心都会轻轻的震颤。触眼皆白，薄薄的阳光浮光掠影，如同雪的涟漪。他听到了歌声，她唱的是铜陵牛歌：“太阳出山噢，清早赶牛上山坡……我在这山喊哟，谁在那山把我学哟？”他呆呆地站在浩瀚的白里，小声道和着。

飞机载着苍老的歌声掠过山海城镇，钻进茫茫云霄。他已经九十二岁了，无边的苍茫，也盖不住故乡几近黑白的往事。辽阔的姜田，美丽的姜花，带着姜香的空气，洁白的雪，黑褐的土地，清凌凌的开通河，热闹闹的雀江，繁华的大通街，总会像一片片宁静的光圈，照着他内心的小湖，自顾自地演绎着无声的过往。他总会看到，每年中秋前后，在桂香弥漫的小城里，在每一条街，每一道巷，每一个门前，都会围坐一圈老老少少，刮姜，洗姜，晒姜，腌姜，装放在瓶瓶罐罐中。糖醋姜，酱油姜，糖冰姜，腌干姜，摆放在阴凉处。此后的每个早晨，一杯浓茶，一碟太平香干，一筷头滴着大通小磨麻油的香菜，一小碟撕成鸡丝样的大院生姜，成了小城人早餐标配。

那时候，他的父亲，一个驻扎在小城的师长秘书，也入乡随俗地爱上了这里的姜，这里的空气，这里朴实安闲的生

活。他讨了一块地，学着种姜。他曾想盖一个姜阁，乡亲们却笑他，说，我们给你姜种，这块地还不够一个姜阁。他一想也是，就不再执念。他就把业余的心思花在种姜做姜上，他做的姜比小城最手巧的农妇毫不逊色。他常说，战争结束后，他解甲归田，就申请在大院住下，向政府求一块姜田，做一个姜农。他说：“儿子，我会修一个极好的姜阁，比他们的更宽敞，更结实，更漂亮。我会在添柴处摆两把矮凳子，你和姜姑，坐着煨红薯，焖花生，烤小鱼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唱歌，地方宽敞了，歌声传的更远。”

历史没有给他执锄归农的机会，他们被裹挟着滚滚南去。从此他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雪，没有秋风，没有桂香和姜香混杂的清芬。他再也没能回到那块姜田上。

飞机在缓缓地下降，耳朵再次蜂鸣。他感到了子孙们的目光却佯装不知，目光紧盯着缓缓靠近的大地。天黑了，合肥新桥机场到了。天气钢冷，他却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久违的寒，令他立即从黏糊糊的湿热状态中剥离出来。出站处，早有故人的子孙候在机场外，他们对他执礼甚恭，躬身将他迎入车内。寒暄完毕，七八辆车便首尾相接，朝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驶去。

疲惫是最好的托词，他不需要太多的繁琐，靠在后座，客气几句后，他们便给了他绝对的宁静自由。微光中可见公路边是大片的良田，田野中遗留着矮蓬蓬的瓜架豆蓬，这让他想起大院的芭茅遮阴棚。那是大院人种生姜特有的方法。

灯光流水一般流淌过他微闭的双眼，他听见隐忍的咳嗽，听见窸窸窣窣的声响，是头发摩擦车靠椅发出来的。他听见久违的乡音：“老爷子睡着了。”它就像一缕风拨动了心里的琴弦。他听见自己轻声地说，在姜阁里，轻轻地说：“爷爷睡着了。”他看见姜姑的眼珠子在眼皮地下轱辘一转，羞红了脸，轻声说：“睡着了就睡着了，有什么稀奇的？”他愣住了，是啊，爷爷睡着了，那又怎样？他瞪大眼睛，茫然地看着她，她却扑哧一声笑了。

那时候姜阁外正是天寒地冻，到处都冻得铁硬，触到就痛，到处都是玻璃一样的冷，玻璃一样的脆。姜阁里却是暖的，春水一样的暖，春阳一样的暖。如果站在姜阁外细看，姜阁的土墙，姜阁的瓦顶，都在冒着微微的热气。他喜欢站在姜阁里仰望九宫格一般的阁内，中间仅有一道供姜种上下的四方孔通道中，爷爷

常常缘梯上下，察看每一层的情况。这里躺着上万公斤姜种，立冬那天，爷爷笑眯眯地接下每一户送来的姜种，将它们裹以荷叶，沿储姜室均匀码放，每层隔以芭茅，在一挂长长的鞭炮响声中，这就是“上姜阁”仪式。从此，爷爷就会在这里日夜守护，燃柴草保持恒温，待来年清明时节，姜种萌发出玉米粒大小的姜芽，姜芽被隆重迎出去，这叫“下姜阁”。最后的那个春天，姜姑十五岁了，可以加入到下姜阁仪式里唱“开门歌”了：“清明时节天门开，王母娘娘送姜来……”

“姜姑还在吗？”

他听见孙子轻声问道。窸窸窣窣，窸窸窣窣，他知道是头发在摩擦靠椅，然后是耳语。他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他轻轻地笑了。他的眼前毕毕剥剥地腾起一阵火光，那是姜姑蹲在火塘边，弓着腰向塘口里添芭茅。他知道这是“发汗期”，成千上万块生姜躺在干荷叶里，睡在绵厚如被子般的茅草里，被姜姑旺起的红色火焰煨得微微出汗，浑身通泰地进入沉沉的睡眠。后面是“保温期”，再后面是“催芽期”。姜阁里成天弥漫着淡淡草木香，他仿佛置身于春天的山谷，春气浩荡。这时候他们会轻声说话，像是怕惊动了熟睡的姜们；有时候会什么都不说，又像是说了很多。有时候他们恍然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爷爷。有时候姜姑会埋进去一个红薯，不一会儿，甜香便荡漾在姜阁里。她总是把大的递给他，却转过身子吃另一个，半天才回过身来，眼睛怎么也不和他碰上。

他喜欢听姜姑唱歌。第一次听是那年冬天，第三场大雪后，爷爷吩咐他俩看好火，自己回去找他爸喝点酒，两个光棍男人有说不完的话。窗外雪依然下得猛。爷爷一出阁就唱了起来：“一条手巾绒线挑(末)，(落莲落)送把小郎(郎来)系在腰……”声音苍老，粗莽，似是带着哭腔，他却听得满眼泪水。许是看到了他的样子，或者没看到，姜姑拨弄了一下膛里的柴火，红光照得她宛若桃花，她就是在這時开腔的：“手巾破了人情在(末)，(落莲落)千丝万缕(郎来)郎莫抛(末)(哎哟)……”那声音是春水潺湲，是娇莺鸣啭，是花在风中轻颤。他听呆了，她在他的目光中羞成了桃花。

刚到大院，雪就落了下来。从未近距离亲近雪的儿子

孙辈，自是兴奋了一番。一通寒暄之后，招待的人都走了，孙辈重孙辈玩够了，都去睡了。他换好衣服，叫上已经七十多岁的大儿子，他们撑着伞来到了姜田。雪比几十年前小了很多，屋比几十年前新了很多，日子比以前好过百倍千倍了，人是一个也不认识了，地还是那时的地，遮阴棚也恍如旧日。儿子一声不响，怕惊跑了他的往事。他们沙沙地走着，风雪簇拥着他们，他们似乎没有来处，也不知归途。

“那就是姜阁。”他指着不远处的那个泻出一方灯火的尖阁，儿子望去，似是世上所有的雪都奔那块灯光而去。他们慢慢地走向它。他看到了那被烟熏火燎得发黑的阁门，摸到了粗粝的阁墙，闻到了风雨中草木香。他放下伞，久久地立在风雪中，就像站在巨大的纪念碑下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，在聆听着什么。雪纷纷落在他的身上，头上。

“这就是姜阁？我们要进去吗爸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我们回去吧。”

姜田是喜庆后的杂乱。风雪簇拥着他们，他们沙沙地走着。他停了下来，放下拐杖，缓缓蹲下，雪发现了，铺天盖地地向他扑来。他拽开一棵干枯的姜叶姜枝，在沟底的侧壁上，有一块被遗落的姜，已然长出了姜芽。

“爸，你听……”

“一把芝麻撒(哪)天(呐)，我的山(啊)歌几(啊)万千，我走北京唱到南京(哪)转(呐)……”

雪似乎消失了，漫天都是芝麻化成的星光。歌声在雪夜里明亮，将他的来龙去脉照彻。他看到了微笑的父亲，看到了含笑离开姜阁，把温暖留给他俩的爷爷，他看到了姜姑的低垂着的红红的脸，他看到大院的孩子们起哄：“当兵家的伢子要娶姜姑呢！”他看到了自己，像一片风中的叶子，却终于飘回了魂梦牵萦的故乡。他仰起脖子，饮下一口风雪，接上了山歌：“我留八百五十万做(个)盘川(儿哎)……”

“我走北京唱到南京(哪)转(呐)……”

“我留八百五十万做(个)盘川(儿哎)……”

“我走北京唱到南京(哪)转(呐)……”

“我留八百五十万娶我的心(啊)尖尖(呐)……”

他拔起那块姜，裤子上擦擦，就放入嘴里嚼起来，嚼出满眼泪水，嚼出了满腹风烟。